

列國志



新式
點標
列國志

目錄

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周宣王聞謠輕殺 襄人贖罪獻美女 | 杜大夫化厲鳴冤 | 一册 | 一 |
| 第二回 | 犬戎主大鬧鎬京 | 幽王烽火戲諸侯 | 一册 | 六 |
| 第三回 | 秦文公郊天應夢 | 周平王東遷洛邑 | 一册 | 三 |
| 第四回 | 寵說公周鄭交質 | 鄭莊公掘地見母 | 一册 | 二〇 |
| 第五回 | 衛石碻大義滅親 | 助衛逆魯宋興兵 | 一册 | 二五 |
| 第六回 |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| 鄭莊公假命伐宋 | 一册 | 三二 |
| 第七回 | 立新君華督行賂 | 公子鞏獻諂賊隱公 | 一册 | 三八 |
| 第八回 | 齊侯送文姜婚魯 | 敗戎兵鄭忽辭婚 | 一册 | 四四 |
| 第九回 | 楚熊通僭號稱王 | 祝聃射周王中肩 | 一册 | 四九 |
| 第十回 | 宋莊公貪賂構兵 | 鄭祭足被脅立庶 | 一册 | 五三 |
| 第十一回 | 衛宣公築臺納媳 | 鄭祭仲殺堵逐主 | 一册 | 五九 |
| 第十二回 | 魯桓公夫婦如齊 | 高渠彌乘間易君 | 一册 | 六六 |
| 第十三回 | 衛侯朔抗王入國 | 鄭子慶君臣爲戮 | 一册 | 七二 |
| 第十四回 | | 齊襄公出獵遇鬼 | 一册 | 七七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五回 | 雍大夫計殺無知 | 魯莊公乾時大戰 | 八三 |
| 第十六回 | 釋檻囚鮑叔薦仲 | 戰長勺曹劌敗齊 | 八八 |
| 第十七回 | 宋國納賂誅長萬 | 楚王杯酒虜息媿 | 九三 |
| 第十八回 | 曹沫手劍劫齊侯 | 桓公舉火燔寧戚 | 一〇〇 |
| 第十九回 | 檜傅瑕厲公復國 | 殺子頰惠王反正 | 一〇七 |
| 第二十回 |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|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| 一一三 |
| 第二十一回 | 管夷吾智辨僂兒 | 齊桓公兵定孤竹 | 一二一 |
| 第二十二回 | 公子友兩定魯君 | 齊皇子獨對委蛇 | 一二九 |
| 第二十三回 | 衛懿公好鶴亡國 | 齊桓公與兵伐楚 | 一三六 |
| 第二十四回 |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|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| 一四四 |
| 第二十五回 | 智荀息假途滅虢 | 窮百里餉牛拜相 | 一五三 |
| 第二十六回 | 歌屢屨百里認妻 | 獲陳寶穆公證夢 | 一六〇 |
| 第二十七回 | 驪姬巧計殺申生 | 獻公臨終囑荀息 | 一六六 |
| 第二十八回 | 里克兩弑孤主 | 穆公一平晉亂 | 一七三 |
| 第二十九回 | 晉惠公大誅羣臣 | 管夷吾病榻論相 | 一七八 |
| 第三十回 | 秦晉大戰龍門山 | 穆姬登臺要大赦 | 一八五 |
| 第三十一回 | 晉惠公怒殺慶鄭 | 介子推割股啖君 | 一九二 |
| 第三十二回 | 晏娥兒踰牆殉節 | 羣公子大鬧朝堂 | 一九七 |
| 第三十三回 | 宋公伐齊納子昭 | 楚人伏兵劫盟主 | 二〇四 |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四回 | 宋襄公假仁失衆 |
| 第三十五回 | 晉重耳周遊列國 |
| 第三十六回 | 晉呂卻夜焚公宮 |
| 第三十七回 |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|
| 第三十八回 | 周襄王避亂居鄭 |
| 第三十九回 | 柳下惠授詞却敵 |
| 第四十回 | 先軫詭謀激子玉 |
| 第四十一回 | 連谷城子玉自殺 |
| 第四十二回 | 周襄王河陽受覲 |
| 第四十三回 | 智甯俞假酖救主 |
| 第四十四回 | 叔詹據鼎抗晉侯 |
| 第四十五回 | 晉襄公墨綬敗秦 |
| 第四十六回 | 楚商臣宮中弑父 |
| 第四十七回 | 弄玉吹簫雙跨鳳 |
| 第四十八回 | 刺先克五將亂晉 |
| 第四十九回 | 公子鮑厚施買國 |
| 第五十回 | 東門遂援立子倭 |
| 第五十一回 | 責趙盾董狐直筆 |
| 第五十二回 | 公子宋嘗鼈構逆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齊姜氏乘醉遣夫 | 二一一 |
| 秦懷嬴重婚公子 | 二一九 |
| 秦穆公再平晉亂 | 二二五 |
|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| 二二三 |
| 晉文公守信降原 | 二四〇 |
| 晉文公伐衛破曹 | 二四七 |
| 晉楚成濮大交兵 | 二五五 |
| 踐土壇晉侯主盟 | 二六三 |
| 衛元咺公館對獄 | 二七〇 |
| 老嫗武繩城說秦 | 二七六 |
| 弦高假命犒秦軍 | 二八三 |
| 先元帥免胄殉翟 | 二九八 |
| 秦穆公殺谷封尸 | 二九七 |
| 趙盾背秦立靈公 | 三〇三 |
| 召士會壽餘給秦 | 三一〇 |
| 齊懿公竹池遇變 | 三一八 |
| 趙宣子桃園強諫 | 三二五 |
| 誅鬪椒絕纓大會 | 三三三 |
| 陳靈公袒服戲朝 | 三四〇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三回 | 楚莊王納諫復陳 | 晉景公出師救鄭 | 三四七 |
| 第五十四回 | 荀林父縱屬亡師 | 孟侏儒托優悟主 | 三五四 |
| 第五十五回 | 華角登床刼子反 | 老人結草亢杜回 | 三六三 |
| 第五十六回 | 蕭夫人登臺笑客 | 逢丑父易服免君 | 三七〇 |
| 第五十七回 | 姜夏姬巫臣逃晉 | 圍下宮程嬰匿孤 | 三七六 |
| 第五十八回 | 說秦伯魏相迎醫 | 報魏錡養叔獻藝 | 三八四 |
| 第五十九回 | 龍胥童晉國大亂 | 誅岸賈趙氏復興 | 三九二 |
| 第六十回 | 智武子分軍肆敵 | 偃陽城三將鬪力 | 三九九 |
| 第六十一回 |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|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| 四〇六 |
| 第六十二回 | 諸侯同心圍齊國 | 晉臣合計逐欒盈 | 四一四 |
| 第六十三回 | 老祁奚力救羊舌 | 小范鞅智劫魏舒 | 四二一 |
| 第六十四回 | 曲沃城欒盈滅族 | 且于門杞梁死戰 | 四二八 |
| 第六十五回 | 弑齊光崔慶專權 | 納衛衍甯喜擅政 | 四三六 |
| 第六十六回 | 殺甯喜子鱗出奔 | 戮崔杼慶封獨相 | 四四三 |
| 第六十七回 | 盧蒲癸計逐慶封 | 楚靈王大合諸侯 | 四五〇 |
| 第六十八回 | 賀虜祁師曠辨新聲 |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| 四五八 |
| 第六十九回 |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| 晏平仲巧辯服荆蠻 | 四六五 |
| 第七十回 |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|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| 四七四 |
| 第七十一回 |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|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| 四八二 |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七十二回 | 棠公向捐軀奔父難 |
| 第七十三回 | 伍員吹簫乞吳市 |
| 第七十四回 | 囊瓦懼誅無極 |
| 第七十五回 |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|
| 第七十六回 | 楚昭王棄郢西奔 |
| 第七十七回 |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|
| 第七十八回 | 會夾谷孔子却齊 |
| 第七十九回 |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|
| 第八十回 | 夫差違諫釋越 |
| 第八十一回 |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|
| 第八十二回 | 殺子胥夫差爭敵 |
| 第八十三回 | 誅羊勝葉公定楚 |
| 第八十四回 | 智伯決水灌晉陽 |
| 第八十五回 |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|
| 第八十六回 | 吳起殺妻救將 |
| 第八十七回 | 說秦君衛鞅變法 |
| 第八十八回 | 孫臏伴狂脫禍 |
| 第八十九回 |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|
| 第九十回 | 蘇秦合從相六國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| 四九一 |
| 專諸進炙刺王僚 | 四九九 |
| 要離貪名刺慶忌 | 五〇九 |
|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| 五一六 |
| 伍子胥掘墓鞭屍 | 五二四 |
|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| 五三三 |
| 墮三都聞人伏法 | 五四一 |
| 棲會稽文種進宰話 | 五五〇 |
| 句踐竭力事吳 | 五五九 |
|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| 五六七 |
| 納蒯瞶子路結嬰 | 五七七 |
| 滅夫差越王稱霸 | 五八六 |
| 豫讓擊衣報襄子 | 五九五 |
|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| 六〇四 |
| 驕忌鼓琴取相 | 六一一 |
| 辭鬼谷孫賓下山 | 六一九 |
| 龐涓兵敗桂林 | 六二七 |
|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| 六三五 |
| 張儀被激往秦邦 | 六四三 |

-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……………七五〇
- 第九十二回 秦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……………六五八
-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兩谷關……………六六五
-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……………六七二
-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……………六八一
-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……………六八七
-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……………六九四
-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……………七〇三
-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……………七一三
-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……………七二二
-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……………七二九
-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繇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……………七三七
-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……………七四四
-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……………七五〇
-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……………七五八
-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……………七六四
-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……………七七一
-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……………七七七

新式
標點
列國志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；英雄五霸鬧春秋，頃刻興亡過手。
青史幾行名姓，北邙無數荒邱；前人田地後人收，說甚龍爭虎鬪。

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

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，即天子位，成康繼之。——那都是守成令主。——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……等一班賢臣輔政，真個文修武偃，物阜民安。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，親禮不明，諸侯漸漸強大，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，爲國人所殺。——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。——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，立太子靖爲王，是爲宣王。那一朝天子，却又英明有道，任用賢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……等，復修文武成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興。有詩爲證：

「夷厲相仍政不綱，任賢圖治賴宣王；共和若沒中興主，周歷安能八百長。」

却說宣王雖說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，戶牖置銘，雖說中興，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，重譯獻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駕親征，敗績於千畝，車徒大損。思爲再舉之計，又恐軍數不充，親自料民於太原。——那太原卽今固原州，正是鄰近戎狄之地。——料民者，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，觀其人數之多少，車馬粟芻之饒乏，好做准備，徵調出征。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。後人有詩云：

「犬彘何須辱劍鏃，隋珠彈雀總堪傷；皇威褻盡無能報，枉自將民料一場。」

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，離鎬京不遠，催趲車輦連夜進城，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，拍手作歌，其聲如一。宣王乃停輦而聽之。歌曰：

一月將升，日將沒，壓弧箕箎，幾亡周國。

宣王甚惡其語，使御者傳令：「盡拘衆小兒來問。」羣兒當時驚散，止拿得長幼二人，跪於輦下。宣王問曰：「此語何人所造？」幼兒戰懼不言。那年長的答曰：「非出吾等所造，三日前有紅衣小兒，到於市中，教吾等念此四句：不知何故，一時傳遍，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，不止一處爲然也。」宣王問曰：「如今紅衣小兒何在？」答曰：「自教歌之後，不知去向。」宣王嘿然良久，叱去兩兒，即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：「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，連父兄同罪。」當夜回宮無話。

次日早朝，三公六卿，齊集殿下，拜舞起居畢。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，述於衆臣。此語如何解說？大宗伯召虎對曰：「壓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爲弓，故曰壓弧箕箎，草名，可結之以爲箭袋，故曰箕箎。據臣愚見，國家恐有弓矢之變。」太宰仲山甫奏曰：「弓矢，乃國家用武之器。王今料民太原，思欲報犬戎之仇，若兵連不解，必有亡國之患矣。」宣王口雖不言，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又問：「此語傳自紅衣小兒，那紅衣小兒，還是何人？」太史伯陽父奏曰：「凡街市無根之語，謂之謠言。上天做戒人，發命發惑，星化爲小兒，造作謠言，使羣兒習之，謂之童謠。小則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則係國家之興敗。發惑火星，是以爲紅。今日亡國之謠，乃天所以做王也。」宣王曰：「朕今赦姜戎之罪，罷太原之兵，將武庫內所藏弧矢，盡行焚棄，再令國中不許造賣，其禍可息乎？」伯陽父答曰：「臣觀天象，其兆已成。似在王宮之內，非關外間弓矢之事，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。」况謠言曰：「一月將升，日將沒。」日者人君之象，月乃陰類，日沒月升，陰進陽衰，其爲女主干政明矣。」宣王又曰：「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，甚有賢德，其進御宮嬪，皆出選擇，女禍從何而來耶？」伯陽父答曰：「謠言將升將沒，原非目前之事，况一將一之爲言，且然而未必之詞。王今修德以禳之，自然化凶爲吉，弧矢不須焚棄。」

宣王聞奏，且信且疑，不樂而罷。起歸宮。姜后迎入坐定，宣王遂將羣臣之語，備細述於姜后。姜后曰：「宮中有一異事，正欲啓奏。」王問：「有何異事？」姜后奏曰：「今有先王手內老嫗，年五十餘，自先朝懷孕，前今四十

餘年，昨夜方生一女。宣王大驚，問曰：「此女何在？」姜后曰：「妾思此乃不祥之物，已令人將草蓆包裹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。」

宣王卽宣老宮人到宮，問其得孕之故。老宮人跪而答曰：「婢子聞夏桀王末年，褒城有神人化爲二龍，降於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言，謂桀王曰：『吾乃褒城之二君也。』桀王恐懼，欲殺二龍，命太史占之，不吉，欲逐去之。再占，又不吉。太史奏道：『神人下降，必主禎祥，王何不請其蔡而藏之。』蔡乃龍之精氣，藏之必主獲福。」桀王命太史再占，得大吉之兆。乃布幣設祭於龍前，取金盤收其涎沫，置於朱櫃之中。忽然風雨大作，二龍飛去。桀王命收藏於內庫，自殷世歷六百四十四年，傳二十八主，至於吾周，又將三百年，未嘗開觀。到先王末年，櫃內放出毫光，有掌庫官奏知先王。先王問：「櫃中何物？」掌庫官取簿籍獻上，具載藏蔡之因。先王命發而觀之。侍臣打開金櫃，手捧金盤呈上。先王將手接盤，一時失手墮地，所藏涎沫，橫流庭下，忽化成小小元龜一個，盤旋於庭中。內侍逐之，直入王宮，忽然不見。那時婢子年方一十二歲，偶踐龜跡，心中如有所感，從此肚腹漸大，如懷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於幽室，到今四十年矣。夜來腹中作痛，忽生一女。守宮侍者不敢隱瞞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娘娘道：「此怪物，不可容留，隨命侍者領去，棄之溝瀆。」婢子罪該萬死。」宣王曰：「此乃先朝之事，與你何干？」遂將老宮人喝退，隨喚守宮侍者，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。不一時侍者回報：「已被流水漂去矣。」宣王不疑。

次日早朝，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蔡之事，因曰：「此女嬰已死於溝瀆，卿試占之，以觀妖氣消滅何如？」伯陽父布卦已畢，獻上繇詞，詞曰：

「哭又笑，笑又哭，羊被鬼吞，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，壓弧箕箒。」

宣王不解其說，伯陽父奏曰：「以十二支所屬推之，羊爲「未」，馬爲「午」，「哭笑」者，悲喜之象，其應當在「午未」之年。據臣推詳，妖氣雖然出宮，未曾除也。」宣王聞奏，快快不悅，遂出令：「一城內城外，挨戶查問女嬰，不拘死活，有人撈取來獻者，賞布帛各三百疋，有收養不報者，鄰里舉首，首人給賞如數，本犯全家斬首。」一命

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。一因蘇詞又有「櫜弧箕箠」之語，再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塵肆，「不許造賣山桑木弓，箕草箭袋，遠者處死。」司市官不敢怠慢，引着一班胥役，一面曉諭，一面巡綽。

時那城中百姓，無不遵依，止有鄉民尚未通曉。——巡至次日，有一婦人，抱着幾個箭袋，——正是箕草織成的——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來把，跟隨於後。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，趕着日中做市，上城買賣，尚未進城門，被司市官，劈面撞見，喝聲：「拿下！」手下胥役，先將婦人擒住，那男子見不是頭，拋下桑弓在地，飛步走脫。司市官將婦人鎖押，連桑弓箕袋，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，左儒想：「所獲二物，正應在謠言，况太史言『女人爲禍。』今已拿到婦人，也可回復王旨。」遂隱下男子不題，單奏：「婦人違禁造賣，法宜處死。」宣王命：「將此女斬訖，其桑弓箕袋，焚棄於市，以爲造賣者之戒。」不在話下，後人有詩云：

「不將美政消天變，却泥謠言害婦人。謾道『甲興多補闕，此番直諫是何臣？」

話說兩頭，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，急忙逃走。正不知官司拏我夫婦，是甚緣故。——還要打聽妻子消息，是夜宿於十里之外。次早，有人傳說：「昨日北門有個婦人，違禁造賣桑弓箕袋，拏到即時決了。」方知妻子已死，始到曠野無人之處，落了幾點痛淚。且喜自己脫禍，放步而行，約十里許，來到清水河邊。遠遠望見百鳥飛鳴，近前觀看，乃是一個草蓆包兒，浮於水面，衆鳥以喙銜之，且銜且叫，將次拖近岸來。那男子叫聲：「奇怪！」趕開衆鳥，帶水取起蓆包，到草坡中解看，但聞一聲啼哭，原來是一個女嬰。想道：「此女不知何人拋棄，有衆鳥銜出木來，定是太貴之人。我今取回養育，倘得成人，亦有所望。」遂解下布衫，將此女嬰包裹，抱於懷中，思想避難之處，乃往襄城投奔相識而去。鬻翁有詩，單道此女得生之異：

「懷孕遲遲四十年，水中三日尚安然；生成妖物殃家國，王法如何得勝天？」

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，以爲童謠之言已應，心中坦然，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。——自此連年無話，到四十三年，時當大祭，宣王宿於齋宮，夜漏二鼓，人聲寂然，忽見一美貌女子，自西方冉冉而來，直至宮庭，宣王

怪他干犯齋禁，大聲呵喝，急喚左右：「擒擊！」並無一人答應。那女子全無懼色，走入太廟之中，大笑三聲，又大哭三聲，不慌不忙，將七廟神主，做一束兒捆着，望東而去。王起身自行追趕，忽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自覺心神恍惚，勉強入廟行禮，九獻已畢，回至齋宮更衣。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，告以夢中所見。伯陽父奏曰：「三年前童謠之言，王豈忘之耶？臣固言：『主有女禍，妖氣未除。』」繇詞有「哭笑」之語，王今復有此夢，正相符合矣。」宣王曰：「前所誅婦人，不足消一粟弧箕箒」之讖耶？」伯陽父又奏曰：「天道玄遠，候至方驗。一村婦何闢氣數哉！」

宣王沈吟不語，忽然想起三年前會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，查訪妖女全無下落。頒昨之後，宣王還朝，百官謝昨，宣王問杜伯：「妖女消息，如何久不同話？」杜伯奏曰：「臣體訪此女，並無影響。以爲妖婦正罪，童謠已驗，誠恐搜索不休，必然驚動國人，故此中止。」宣王大怒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明白奏聞？分明是怠棄朕命，行止自繇，如此不忠之臣，要他何用？」喝叫：「武士押出朝門，斬首示衆。」嚇得百官面如土色，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，忙將杜伯扯住，連叫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宣王禮之，乃下大夫左儒。——是杜伯的好友，舉薦同朝的。——左儒叩頭奏曰：「臣聞堯有九年之水，不失爲帝；湯有七年之旱，不害爲王。天變尙然不妨，人妖甯可盡。信吾王若殺了杜伯，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，外夷聞之，亦起輕慢之心，望乞恕之。」宣王曰：「汝爲朋友而逆朕命，是重友而輕君也。」左儒曰：「君是友非，則當逆友而順君；友是君非，則當違君而順友。杜伯無可殺之罪，吾王若殺之，天下必以王爲不明。臣若不能諫止，天下必以臣爲不忠。吾王若必殺杜伯，臣請與杜伯俱死。」宣王怒猶未息，曰：「朕殺杜伯，如去蕪草，何須多費唇舌？」喝教：「快斬！」武士將杜伯推出朝門，斬了左儒，回到家中，自刎而死。髻翁有讚云：

「賢哉左儒，直諫批鱗，是則順友，非則違君。彈冠誼重，刎頸交真，名高千古，用式彝倫。」

杜伯之子隰叔奔晉，後仕晉爲士師之官。子孫遂爲七氏，食邑於范，又爲范氏。後人哀杜伯之忠，立祠於杜陵，號爲「杜主」。又曰：「右將軍廟」至今尙存。此是後話。

再說宣王次日，開說左儒自刎，亦有悔殺杜伯之意。闕闕還宮，其夜寢不能寐，遂得一恍惚之疾，語言無次，事

多遺忘，每每輟朝。姜后知其有疾，不復進諫。至四十六年秋七月，玉體稍豫，意欲出郊遊獵，以快心神。左右傳命：司容整備法駕，司馬戒飭車徒。太史卜個吉日，至期，王乘玉輅，駕六騶，右有尹吉甫，左有召虎，旌旂對對，甲仗森森，一齊往東郊進發。——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，原是從來遊獵之地。——宣王久不行幸，到此自覺精神開爽，傳命：「扎住營寨。」分付軍士：「一、不許踐踏禾稼；二、不許焚燬樹木；三、不許侵擾民居。」——獲禽多少，盡數獻納，照次給賞。如有私匿，追出重罪。」號令一出，人人賣勇，個個爭先進退，周旋御車者，出益馳驅之巧；左右前後，彎弧者盡誇縱送之能。鷹犬藉勢而猖狂，狐兔畏威而亂竄，弓響處，血肉狼藉，箭到處，毛羽紛飛。這一場打圍，好不熱鬧。宣王心中大喜，日已沉西，傳令：「散圍。」衆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，束縛齊備，奏凱而回。

行不上三四里，宣王在玉輦之上，打個眼瞇，忽見遠遠一輛小車，當面衝突而來。車上站着兩個人，臂挂朱弓，手持赤矢，向着宣王，聲諾曰：「吾王別來無恙。」宣王定睛看時，乃上大夫杜伯，下大夫左儒。宣王吃這一驚不小，抹眼之間，人車俱不見，問左右人等，都說：「並不會見。」宣王正在驚疑，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，不離王車之前。宣王大怒，喝道：「罪鬼敢來犯駕！」拔出一太阿一寶劍，望空揮之，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，你不修德政，妄戮無辜，今日大數已盡，吾等專來報冤，還我命來！」話未絕聲，挽起朱弓，搭上赤矢，望宣王心窩內射來。宣王大叫一聲，昏倒於玉輦之上。慌得尹公脚麻，召公眼跳，同一班左右，將薑湯救醒，兀自叫心痛不已。當下飛駕入城，扶着宣王進宮，各軍士未及領賞，草草而散。正是一乘輿而來，敗輿而返。——髯翁有詩云：

「赤矢朱弓貌似神，千軍隊裏聘飛輪。君王枉殺還須報，何況區區平等人。」

未知宣王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

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，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，得疾回宮，合眼便見杜伯左儒。自知不起，不肯服藥，三日之

後，病勢愈甚。其時周公久已告老，仲山甫已卒，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託孤。二臣直至榻前，稽首問安。宣王命內侍扶起，靠於繡褥之上，謂二臣曰：「朕賴諸卿之力，在位四十六年，南征北伐，四海安甯，不料一病不起！——太子宮涅，年雖已長，性頗暗昧，卿等竭力輔佐，勿替世業。」二臣稽首受命。方出宮門，遇太史伯陽父，召虎私謂伯陽父曰：「前童謠之語，吾曾說過，恐有弓矢之變，今王親見厲鬼，操朱弓赤矢射之，以致病篤，其兆已應，王必不起。」伯陽父曰：「吾夜觀乾象，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，國家更有他變，王身未足以當之。」尹吉甫曰：「天定勝人，人定亦勝天。」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，豈三公六卿於何地乎？言罷各散。

不隔一時，各官復集宮門候問，聞御體沉重，不敢回家了。是夜王崩，姜后懿旨，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，扶太子宮涅行舉哀禮，卽位於柩前，是爲幽王。詔以明年爲元年，立申伯之女爲王后，子宜臼爲太子，進后父申伯爲申侯。史臣有詩讚宣王中興之美云：

「於赫宣王，令德茂世；威震窮荒，變消鼎治。外仲內姜，克襄隆治；幹父之蠱，中興立幟。」

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，未幾亦薨。幽王爲人暴戾寡恩，動靜無常，方諒陰之時，狎昵羣小，飲酒食肉，全無哀戚之心。自姜后去世，益無忌憚，耽於聲色，不由朝政。申侯屢諫不聽，退歸申國去了。——也是西周氣數將盡，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繼而亡。幽王另用虢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，並列三公。三人皆諛諂面諛之人，貪利慕祿之輩，惟王所欲，逢迎不暇。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，是個正人，幽王不加信用。

一日幽王視朝，岐山守臣申奏：「涇河洛三川同日地震。」幽王笑曰：「山崩地震，此乃常事，何必告朕？」遂退朝還宮。

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歎曰：「三川發源於岐山，胡可震也。昔伊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，今三川皆震，川源將竭，川既塞竭，其山必崩。」夫岐山乃太王發跡之地，此山一崩，西周能無恙乎？趙叔帶曰：「若國家有變，當在何時？」伯陽父屈指曰：「不出十年之內。」叔帶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伯陽父曰：「善盈而後福，惡盈而後

禍十者，數之益也。」叔帶曰：「天子不恤國政，任用佞臣；我職居言路，必盡順節以諫之。」伯陽父曰：「但恐言而無益。」二人私語多時，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。石父恐叔帶進諫，說破他奸佞，直入深宮，都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，述與幽王。說他「謗毀朝廷，妖言惑衆。」幽王曰：「愚人妄說國政，如野田洩氣，何足聽哉！」

却說趙叔帶懷着一股忠義之心，屢欲進諫，未得其便。過了數日，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，說：「三川俱竭，岐山復崩，壓壞民居無數。」幽王全不畏懼，方命左右訪求美色，以充後宮。趙叔帶乃上表諫曰：「山崩川竭，其象爲脂血俱枯，高危下墜，乃國家不祥之兆。况岐山王業所基，一旦崩頽，事非小故。及今勤政恤民，求賢輔政，尚可望消弭天變。奈何不訪賢才而訪美女乎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國朝定都豐鎬，千秋萬歲，那岐山如已棄之屨，有何關係。叔帶久有慢君之心，借端謗訕，望君王詳察。」幽王曰：「石父之言是也。」遂將叔帶免官，逐歸田野。叔帶歎曰：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」吾不忍坐見西周有一「麥秀」之歌。於是攜家竟往晉國而去。——是爲晉國大夫趙氏元祖。趙衰趙盾卽其後裔也。——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，列爲諸侯。此是後話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「忠臣避亂先歸北，世運凌夷漸欲東。自古老臣當愛惜，仁賢一去國虛空。」

却說大夫襄珮自襄城來，聞趙叔帶被逐，急忙入朝進諫：「吾王不畏天變，黜逐賢臣，恐國家空虛，社稷不保。」幽王大怒，命囚珮於獄中。自此諫諍路絕，賢豪解體。

話分兩頭，却說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，懷抱妖女，逃奔襄地，欲行撫養，因乏乳食，恰好有個媼大的妻子，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疋之類，轉乞此女過門，撫養成成人，取名襄媼。論年紀雖則一十四歲，身材長成，到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，更兼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髮挽烏雲，指排削玉，有如花如月之容，傾國傾城之貌。一來，媼大住居鄉僻，二來，襄媼年紀幼小，所以雖有絕色，無人聘定。

却說襄珮之子洪德，偶因收斂，來到鄉間，湊巧襄媼門外汲水。——雖然村妝野束，不掩國色天姿。——洪德大驚：「如此窮鄉，乃有此等麗色。」因私計：「父親因於鎬京獄中，三年尚未釋放，若得此女貢獻天子，可以贖父

「遂於鄰舍訪問姓名的實，歸家告母曰：『吾父以直諫忤主，非犯不赦之辟；今天子荒淫無道，購四方美色以充後宮。有姒大之女，非常絕色，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，求寬父獄。』此散宜生救文府出獄之計也。其母曰：『此計如果可行，何惜財帛？汝當速往。』洪德遂親至姒家，與姒大講就布帛三百疋，買得姒回家，香湯沐浴，食以膏粱之味，飾以文繡之衣，教以禮數。攜至錦京，先用金銀打通號公關節，求其轉奏。言：『臣珣自知罪當萬死，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復生，特訪求美人名曰：『褒姒。』一進上以贖父罪。萬望吾王赦宥。』幽王聞奏，即宣褒姒上殿，拜舞已畢，幽王擡頭觀看，姿容態度，目所未睹，流盼之際，光豔照人，龍顏大喜。——四方雖貢獻有人，不及褒姒萬分之一——遂不通申后得知，留褒姒於別宮，降旨赦褒珣出獄，復其官爵。是夜幽王與褒姒同寢，魚水之樂，所不必言。自此坐則疊股，立則並肩，飲則交杯，食則同器，一連十日不朝，羣臣伺候朝門者，皆不得望見顏色，莫不歎息而去。此乃幽王四年之事，有詩爲證：

「折得名花字國香，布荆一旦薦匡牀，風流天子渾閑事，不道龍縈已伏殃。」

幽王自從得了褒姒，迷戀其色，居之瓊臺，約有三月，更不進申后之宮，早有人報知申后：『如此如此。』申后不勝其憤，忽一日引着宮娥，逕到瓊臺，正遇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，並不起身迎接，申后忍氣不過，便罵：『何方賤婢，到此濁亂宮闈。』幽王恐申后動手，將身蔽于褒姒之前，代答曰：『此朕新取美人，未定位次，所以未曾朝見，不必發怒。』申后罵了一場，恨恨而去。褒姒問曰：『適來者何人？』幽王曰：『此王后也。汝明日可往謁之。』褒姒默然無言。至明日，仍不往朝正宮。

再說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，太子宜臼跪而問曰：『吾母貴爲六宮之主，有何不樂？』申后曰：『汝父寵幸褒姒，全不顧嫡妾之分，將來此婢得志，我母子無立足之處矣。』遂將褒姒不來朝見，及不起身迎接之事……備細訴與太子，不覺淚下。太子曰：『此事不難。明日乃朔日，父王必然視朝，吾母可着宮人往瓊臺採摘花朵，引那賤婢出臺觀看，待孩兒將他毒打一頓，以出吾母之氣，使父王噴怪罪責在我，與母無干也。』申后曰：『吾兒不可造次，

還須從容再商。」太子懷忿出宮，又過了一晚。

次早幽王果然出朝，羣臣賀朝。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，不問情由，將花朵亂摘。臺中走出一羣宮人攔住道：「此花乃萬歲栽種，與褒姒娘娘不時賞玩，休得毀壞，得罪不小！」這邊宮人道：「吾等奉東宮令旨，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，誰敢攔阻？」彼此兩下爭嚷起來，驚動褒姒，親自出外觀看，怒從心起，正要發作，不期太子突然而至，褒姒全不隄防。那太子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趕上一步，揪住烏雲寶髻，大罵：「賤婢！你是何等之人？無名無位，也要忘稱娘娘，眼底無人！今日也教你認得我！」捻着拳便打，纔打得幾拳，乘宮娥懼幽王見罪，一齊跪下叩首，高叫：「千歲求饒，萬事須看王爺面上！」太子亦恐傷命，即時住手。褒姒含羞忍痛，回入臺中，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，雙行流淚。宮娥勸解道：「娘娘不須悲泣，自有王爺做主。」……說聲未畢，幽王退朝，直入瓊臺，看見褒姒兩鬢蓬鬆，眼流珠淚，問道：「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？」褒姒扯住幽王袍袖，放聲大哭，訴稱：「太子引着宮人在臺下摘花，賤妾又未曾得罪，太子一見賤妾，便加打罵。若非宮娥苦勸，性命難存，望乞我王做主！」說罷，嗚咽痛哭不已。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，謂褒姒曰：「汝不朝其母，以致如此，此乃王后所遣，非出太子之意，休得錯怪了人。」褒姒曰：「太子爲母報怨，其意不殺妾不止，妾一身死不足惜，但自蒙愛幸，身懷六甲，已兩月矣，妾之一命，即二命也。求王放妾出宮，保全母子二命。」幽王曰：「愛卿請將息，朕自有處分。」即日傳旨道：「太子宜曰，好勇無禮，不能將順，權發去申國聽申侯教訓。東宮太傅，少傅，等官，輔導無狀，並行削職。」太子欲入宮訴明，幽王分付宮門：「不許通報。」只得駕車自往申國去訖。申后久不見太子進宮，着宮人詢問，方知已貶去申國，孤掌難鳴，終日怨夫思子，含淚過日。

却說褒姒懷孕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子，幽王愛如珍寶，名曰：「伯服。」——遂有廢立之意。奈事無其因，難于啓齒。虢石父揣知王意，遂與尹球商議，暗通褒姒，說：「太子既遷去外家，合當伯服爲嗣，內有嬪執邊之言，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，何愁事不成就？」褒姒大喜，笑言：「全仗二卿同心維持，若得伯服嗣位，天下當與二卿共之。」